

國朝諸臣奏議

二十三

諸臣奏議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十四

百官類

臺諫四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傳 堯俞

臣伏聞今月二十四日敕以監察御史張舜民因論邊事文
彥博照管劉奉世失實懸言職差權判登聞鼓院切以朝廷
置御史蓋慮下情壅塞開廣聰明故許風聞言事所謂言之
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今舜民一言不當便奪官改差
遣於舜民何損而無益 陛下亦非彥博所安者伏乞速
賜追還以協易不遠復之義上全聖德下判羣疑臣不勝大
幸大願 元祐一年四月上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權歸梁氏
已以自乘常死凌乾順專橫滋甚去年雖數遣使入

三十一

四

一

學

朝然強巨爭權傳聞多端乾願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
爵命近差封冊使劉奉世等及所賜金帛願勿遣錄大臣有
欲優假奉世者為是過舉且起居郎天子近臣不宜屈使屬
院奏舜民謂文彥博照管劉奉世遂差充夏國封冊使勘會
差奉世即非文彥博照管故舜民有是責堯俞時為御史中
丞前後凡九奏
此其第一奏也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係第四狀

傳 堯俞

臣近累論奏罷張舜民監察御史不當未蒙施行切以言事
之官人所憎畏在權重者尤甚何則持權既重則人莫敢違
忤獨言事者伺察而彈劾之其憎之也固宜而所以畏之者
非衣冠顏狀之有異蓋人主信任而崇獎之爾夫人臣既辱
知遇又行其言故輕校異捐軀命為國家正統綱以伸高介
之報若稍加推抑則人亦何憚况直為大臣而罷黜之臣恐



而令而後有不忠於 陛下而事權臣者矣不但偷合取容而已也 陛下豈可不加意而念之自古諫官御史之患在敢攻人主之短不敢忤權臣之意若舜民者宜被擢賞而反蒙廢黜豈所以勸忠義之節哉臣前日奏事延和親奉德音謂舜民之言可行而不可怒也今詔旨甚峻極駭物聽必有借彥博之重以激怒 陛下而行其私忿者此 陛下不可不察 陛下欲慰安老臣放罷舜民言職今採公議不得已而還之是 陛下待老臣之禮備矣於彥博何傷彥博四朝宰相宜有體國之誠豈敢以此望 陛下哉願勿輕巨言而詳其區區之心特奮 睿斷早賜指揮

元祐二年四月上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三 巖叟

卷七六

十一

二

七

臣謹按舜民疏中引文彥博昭管劉奉世之語非出自誤乃是收采衆論聞之朝廷此蓋言事常體復有何罪若聞外議心知其非而不告 陛下得為忠乎况外人之議亦有所以緣奉世是彥博門下之人待遇最厚今封冊夏國既屬重事外人不知出於執政同奏但傳以為彥博昭管亦不足怪舜民據所聞而言乞 朝廷裁察別有何意詩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正謂此也果是則有益於聰明果非則何傷於彥博書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况舜民非狂言皆有理行與不行在 陛下擇之而已遂加之罪臣恐而今而後君言聽者以言為諱他日大臣有大惡 陛下欲聞亦不得聞矣此非社稷之福也今朝政闕失猶許盡言豈有大臣不受一

言之觸國家置御史正欲警察權強雖有過論亦當優容今
舜民以一言獲罪臣疑非 陛下本意必有誤聖聽者矣此
事於舜民殊無所損所惜者朝廷之事體 陛下之舉動天
下之觀望也伏望特廻 聖意還舜民言職使忠臣義士得
盡其心以事 陛下而衆庶之情不壅於上聞不勝幸其

貼黃言事官因言權臣而責之是為權臣報怨 陛下
豈可不思方 兩宮聽政簾下正宜抑強臣以伸主威
之時而反欲沮塞言路甚非 陛下之利也

為侍御史岩叟前後凡
八奏此其第一奏也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朱 光庭

臣切以正直之臣以遭時遇主為盛事蓋敢言之氣雖天與

四、五
小廿五

奏教平四矣

三

卷

有素非聖君養之厚容之深則敢言之氣未易伸也歷古而
來青中之上直臣無幾不獨天生其才難而遇聖君養其才
尤為難也恭惟 陛下自臨御以來以堯舜之德養直臣之
氣以堯舜之量容直臣之言故去天下之邪如拉朽除天下
之弊如反掌千載以來一人而已方今內外清明百度脩舉
人民乂安此已試之效也唯在久而不息則堯舜巍巍成功
不難致矣臣切見吏部關報臺官張舜民為言文彥博照管
劉奉世特罷言職臣以謂御史之職自許風聞言事使舜民
之言盡中義理 陛下固當行之設若未當止於不行而已
豈可遽罷其職也今 陛下從而罷之豈不沮敢言之氣哉
切以古今之治天下唯使忠勁之氣充塞朝廷然後紀綱正

法度立茲邪無間而入臣與舜民按跡頗熟稔聞其有正直
之節司馬光賢之薦充館職 陛下擢實御史上論皆以謂
得人今視職纔兩月正直之節未少伸一言不合大臣已聞
罷職自 陛下臨御以來天下之人唯知從諫如不及聖德
冠古今若因舜民一言不合大臣遽使罷職致 陛下今日
有逐言事官之名臣為 陛下惜之伏望 聖慈開天地之
量容養正直之臣以增敢言之氣特降聖詔還舜民舊職以
盡其材臣愚不勝惓惓之忠 元祐二年四月上時為左司諫
光庭前後凡四奏此其第一奏也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梁燾

臣近論奏不宜以大臣之故輒罷御史乞還其言職至今未

四十五

王十四

四

梁燾

蒙指揮臣切以為始拒直言損納諫之美下移威罰失權斷
之公所可愛者君德所可惜者君體也決知此事不出聖意
臣敢復論之國家所以尊安者以法度修而紀綱振也御史
者守法度持紀綱之官也人主或有關失猶且直筆正論至
於犯顏逆耳無所回忌况臣下過惡安得畏避而不言哉今
御史敢言大臣者天下之公議也大臣不快御史者一夫之
私心也罪天下敢言之公議便一夫不快之私心非大公至
正之法度也大臣雖重人臣也御史雖微法官也徇大臣而
廢法官非尊君卑臣之紀綱也况 兩宮臨御之時必使上
有尊嚴不可犯之勢下有報義忘私之臣安得假天威屈正
論以中傷議已者乎自古全治之世必用天下清議故清

伸則正直之道行聰明之助多清議屈則姦邪之計得欺
之患作今日清議喧然不平皆謂陛下之優大臣者亦
至矣大臣之事陛下者未有以副人望也清議之罪大臣
者日益以深則恐非所以安大臣也伏望聖慈以保君德
為難以全國體為重即日召還御史以正權綱然後慰藉大
臣優加恩禮尊朝廷而強主威萬世之法也
元祐二年四月
大夫燾前後凡十
奏此其第二奏也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王巖叟

臣連上封奏乞復張舜民言職尚未蒙指揮施行臣以舜民
志在盡忠雖一言失當而無可罷之罪清議沸騰以為過舉
義不敢安理當極論惟陛下少賜采納幸甚臣讀汲黯傳

四事
手
五

五

奏

每切歎息其為人意直好諫遇事輒發如公孫洪張湯輩懷
詐飾智以阿人主他人所不敢言黯常面觸之故不獨漢庭
之臣知所畏憚至淮南王欲謀叛以黯在朝為之寢謀直臣
之於國家敢姦慝消禍亂且益如此故天下之愛其君者莫
不願得而用之愚臣區區之衷實在於此今日之論非私於
舜民也為陛下惜一敢言之臣也非爭一屬官也為陛下
下惜言路也言路重則朝廷尊風憲陵遲國體隨弱皆必然
之理也陛下於此幸加反思非好臣之說勝也好人主之
道勝也臣以言為職言而見用與言而得罪皆所以報陛下
下唯知而不言則為負德爾舜民得敢言之名朝廷被罪言
之語三編恨之伏望聖慈檢會宜早賜付外施行

使言路而美在朝廷臣不勝大願

陛下之意常欲朝廷清靜人無間言其盛德

然而事順理則靜逆理則爭必然之勢也今御史以言

為職却以一言微侵大臣便行罷斥數日以來滿廷之

臣喧然不平唯說此事蓋緣事不順理所以如此臣等

雖欲自靜不可得也須至交章煩瀆 聖聽伏望 陛

下深思所以順事理息人言天下幸甚

元祐二年五月上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係第五狀 王 巖叟

臣累上章言張舜民罷職非罪乞令還臺未蒙采納施行此

事所繫不在一張舜民而在人主在國家臣所以夙夜憂懼

不知所處 陛下開言路之初言事官多與權臣為敵怨仇

不易當每德音丁寧既慰藉之又嘉賞之謂朝政闕失大臣

私邪百姓疾苦事無大小一一但言欲賜一一主張言事之

臣恃 陛下照鑒如此故敢遇事必言無所回隱然古今之

公患患在執政大臣多不便之而陰為巧說以害其忠必使

主信之而不覺致至於忠言不用而權臣得以行其志所以

人之言曰寧觸人主怒莫忤權臣意蓋人主無心雖怒必解

權臣私意一忤不忘此人情不得不畏也苟非守節死義之

士誰能忘其家而遺其身以取權臣之怒哉 陛下雖加獎

激未必便得其人今又罪而斥之臣恐忠義知難而退藏佞

邪乘間而進取陰附大臣為自安之計不復以 陛下之事

為事矣前日御史中丞黃履殿中侍御史劉次莊陰附蔡確

爲茲方確用事 陛下何由得知確去而其姦始敗使確且在位復與次莊進用蓋不可量今日舜民忠嚮 陛下因論邊事偶有一言旁及六臣又無所傷遽以大臣不說而罷之是附人主不若附權臣也事在耳目非臣妄言臣伏觀 陛下初降出舜民論封冊疏必不以彥博照管奉世之言爲毆傷彥博亦未必須欲朝廷逐御史臣恐執政大臣有忿舜民攻其所諱而增飾老臣之言以動聖心而擠舜民以快其私忿者 陛下不可不察又非獨擠一張舜民也其意乃欲以盡傾言路也蓋知舜民之罷臺諫必爭封奏紛紜言詞憤激必拂聖意聖意不喜則言路皆可搖而去矣此其姦謀 陛下又不可不察也姦人以此惑 陛下 一事既行後必有甚

於此士大夫之所以爲朝廷憂也臣度聖心豈不欲復舜民言職恐不能慰彥博意故兩難耳臣切伏思 陛下特屈公議黜御史以爲老臣者亦足矣今以公議不可奪而復還之非 陛下得已也老臣豈不亮 陛下之心哉尚何以爲憾乎由此而言臣以謂 陛下處之不兩難耳臣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而不以姑息願 陛下以德愛老臣勿使受姑息之議則 陛下所以待之者厚於黜御史矣誠蒙 陛下幸聽臣言則朝廷過舉反而爲盛德老臣謗議變而爲美談破姦謀於欲肆激忠義於已銷社稷之福多矣非臣之利也臣傾盡肝膽以告 陛下今日遂死無所恨矣惟 聖主留意毋忽

貼黃舜民疏言願聖欲苟免一時之責任又曰夏人
弱之勢可謂都不知又曰執政大臣不能為陛下盡
心謀謨臣觀舜民此言於國則忠於身則愚矣願陛
下憐而察之元祐元年五月上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傅堯俞等

詔三省樞密院召臺諫官赴都堂宣諭曰朝廷選
任卿等為耳目之官正要別白是非視聽無惑故
自來章奏多所允從今張舜民所言不當豈止言
文亦博主張劉奉世一事且如建言乞問罪夏國
事或從其言豈不為國生事乃口令解罷言職蓋
恐新牙更有論奏難於取信若接留言職恐誤視
聽今新舜民乞奏
示卿等更宜詳悉之

臣等仰認聖懷不勝感懼此非陛下亮舜民之志本在盡
忠而察臣等之心在於惜體則何以慰藉若此臣等幸甚欲

三才

五十四卷

八

世宗

報至因莫知死所聖諭謂且如建言乞問罪夏國事或從其
言豈不為國生事臣等詳閱舜民章奏云今臣所奏請不是
欲興師問罪亦非要終了不封稅乞止使人不必如此湍速
此語甚明別無他意唯欲朝廷審謹而已伏望聖慈更加
省鑒則舜民之過宜蒙恕矣既罪之之實不見於文又罷之
之名有傷於體臣等所以不得不言願陛下開達聰明以
盡四方之聞見言責之臣事雖過計無惜采收語或小有亦
皆包納使人人敢展四體以事君傾腹心而報國則臣等之
願也伏乞降臣等前後章疏付三省公議早賜施行元祐二年五月
上時詔堯俞嚴叟同舉監察御史二人堯俞嚴叟繼還敦書
以舜民罷職難別舉官又同舉蕭米光庭王顛孫升韓川累
奏不繼已而詔三省樞密院召臺諫官赴都堂
宣諭堯俞等皆不受命退而列街復上此奏

臣等所論張舜龍職不當事蒙宣讀後又兩疏開陳舜龍本無罪由大臣之成乞賜昭察復許還職尚未蒙聽納施行臣等恐進說之請御史無已罷復還之體請舉故事陛下考焉方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於事是非明而不可欺紀綱正而不可亂典刑無私而不以姑息事有蒙蔽不知則已知則必行故端良得以盡其中姦邪無所用其巧昔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不法侍御史楊瑒與御史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傑反為日知元請罷言職瑒廷奏曰行彈之司若遭玩習以成姦人之謀則御史之臺固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令傑依舊視事日知為歎服永當時天下不稱楊瑒之能言而服明

皇之能聽不矜日知之被逐而喜李傑之復用不喜楊瑒之得全而快姦言之終破明皇不吝於改過而冀其益如此史冊一書流美萬古今大臣以是為非誤陛下之聽有其於日知御史者直敢言忠信獲罪有寬於李傑言善多言守義以

九

爭自多於楊瑒又陛下聖哲之資十倍明皇察之宜改政之宜速而遲遲如此此愚臣之所惑也不知自古設諫官御史者欲以順朝廷之意邪欲以正朝廷之事耶若欲以順意則臣以謂不須置若欲其正事則臣以謂不可廢陛下以萬乘之尊與臣論勢臣之言不得而行也陛下虛方寸之地與臣論理臣之言庶幾於用也伏望陛下觀開元之所以賢聖心略回蔽疏言而全風憲焉若反擊大臣等以堯舜

望陛下非敢以明皇始勤終倦比於全德也陛下以為
可則之行臣等之言以為不可則之罷臣等之職紀綱之地
由臣等不振以為朝廷羞得蒙誅殛以塞至公臣等之幸也

元祐二年
五月上

上 近宗論張舜民罷言職

傅堯俞

臣前日蒙 聖恩召赴都堂令執政宣讀張舜民罷職事口
具別章論奏臣有親聞於都堂與外議所傳相契之事不敢
不盡以告陛下臣之愚慮以謂有隱而偷榮不若盡言而
得罪韓維自言舜民之責是維於簾前奏之施行仍云權量
重輕難借一新進御史此維誤陛下之聽也若論張舜民
則輕若論御史天子耳目之官朝廷紀綱之任則不為輕矣

撰四

五

十

卷

今黜耳目之官是將奪人主之聰明墮紀綱之任是將亂國
家之法制定觀歷代惟有善言路則啟禍源不聞抑權臣而
生後患也然則飾垣之有無未比憲司之興廢而維以御史
為輕臣不知其可也又范純仁語雖喋喋不切義理臣謂韓
維所論豈不上負陛下之望下失士大夫之心哉朝廷慰
安老臣當自有道必使上下無損老臣可安乃善謀也今維
之摧風憲壞紀綱劫天下之心傷國家之體而欲以安老臣
使老臣而少知義甘能安乎陛下意欲安之不知反所以
使之不安也幸陛下降意思之恐不若改之為便也聖人
之所以成聖人由改迥不吝爾吝而不改恐德日益虧改而
勿憚則美日益全惟陛下擇之自古端人正士誰不欲盡

忠於人主人主亦豈不欲聞盡忠之言常患執政大臣離間
於中使明主之初心遂移忠臣之雅懷不盡以為痛恨爾執
政之蔽唯欲人主不信言事臣則得以行其私陛下不可
不知也舜民一戕士不能為禍福於臣臣何苦上違陛下
之情下忤權臣之意而言之不已此陛下之所當察也
陛下博通書史觀古今治亂之迹熟矣國家之事有臣力諍
則善耶無人諍則善耶臣以言為職言而不用亦何面目出
入朝廷間哉願蒙寬宥以謝無功

貼黃按舜民本疏論冊封夏國主事但有移文致詰之
言元無與師問罪之語而在右之臣便以移文為與師
誑惑陛下殊不言邊上移文往來自是常事安有與

師之理至如雄州與北虜事無小大亦朝夕文字相關
何嘗有它虞蓋不言用兵則不足以動陛下之心而
激怒聖意此權臣陷害忠良之深計也陛下信之正

落月計矣

元祐一年
五月十一

上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係第二狀 傳 堯俞

臣前日與御史王巖叟列劄申奏之檢會則後言張舜民文
字降出施行至今奉聞詔旨臣聞忠義之士精貫白日誠洞
金石臣雖無狀肺肝竭矣實冀夫精誠上通有以感悟聖意
臣切見近日執政憎厭言事之官往往形於詞色今遂伺間
而逐之不知若何而後可以厭其意也臣竊讀唐史見宰相
堯俞

堯俞

堯俞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唯堯俞

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巖休復三人之選及進請地地僅責休
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獻上固為疑休復太
慙臣不敢望執政以阜獲之心輔陛下如裴洎足矣今非
徒憎惡言事者既逐之又移過於陛下使陛下本無一
事橫被拒諫之名此得謂之忠乎且風聞言事舊得實而後言耶或
民尚有言暗不識自此以往凡百須勘當得實而後言耶或
風聞之事獨不行於大臣耶亦乞明降指揮臣既不得其言
又未知所守豈敢默然伏俟譴黜元祐二年五月上

上 哲宗論張舜民罷言職係第七狀

梁燾

臣近屢論朝廷不當假借大臣罷斥御史命令失當公議不
平玷陛下至仁求言之明損國家大公馭下之制非所以

四十五

奏以五要

十一

論

全養忠勁之氣感勵敬順之心也陛下未即垂聽而至恩
優容面命相臣布宣慈旨臣等迫於公議願以至公之道上
廣聖意下厭人望不敢奉詔而復再上章矣伏望陛下勿
以既下之命為難改勿以已宣之旨為難回唯強其所明之
德從諫如轉圜之易也臣聞唐宣宗將幸並清宮命治道
兩省官拜章極諫宣宗謂宰相曰勉論諫臣勿更論列宰相
曰奉日召兩省官宣諭俄而諫章再入宣宗下詔宰相曰諫官
跡極懇切朕決不為遊華清之行矣相曰諫臣之意宣宗唐
室英明之主也行幸一時娛樂之事也諫臣猶日懇切進言之
初未能回聽既令宰相宣諭而諫臣進言不已宣宗亦猶然感
遂行又令宰相宣諭以聽諫之意是能官屈臣直

諫真得人君之道矣故終獲忠賢之助而太平之政號稱
興聲明輝映前代至今流為美談恭惟 陛下之聰明遠過
唐宗之德朝廷綱紀法度不比華清之事臣輩區區陳誠意
皆激切嘗蒙 聖恩曲賜宣諭臣祇知尊君卑臣為萬世之
計不知畏附權強便不論列 陛下喜忠納諫上法 仁祖
言事之臣得盡誠節更觀留神省察主張必行追還成命以
解羣言豈使朝廷益見清明之象天下馴致安靜之理明德
日躋可以並隆堯舜矣雖宣三賢主何足為 陛下道哉

二年五月上右僕射呂公著言將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
言者之失乃奏 陛下臨政以來納諫之盛近世未有臺諫
前後言事既多不能一一盡忠若以其言失當便行罷黜則
今日以前不避使然為朝廷言事不少欲且一向包容則
向後愈更紛爭朝廷不能保全於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
於是王巖叟等皆遂遷而書遂詰請論事申張問不駁正為
劉摯

集賢殿修撰知路州

上哲宗論羣罷臺諫是自塞絕言路 劉摯

臣伏自罷去言職待罪都省以來不復章疏論事蓋以謂職
在執政苟有所見自當與同列會議進對顯奏公論而行之
不當私有密請恐非謂直道事上也必料 陛下亦已察臣
之意在於如此而已今乃有不得已之事須至一言冀效萬
一十五日呂公著送下內降批旨罷諫官梁燾等或移易或
免黜者共十數人臣切料 陛下必以近日張舜民事三者
救解紛紛不已雖然仁恕包涵而又欲加彈壓故不仁重責
但罷其言路此足以見聖度廣大愛惜數人之才誠執事為
此也臣觀舜民之論文彥博止有照管劉奉世一言而以此

一言小事也奉世有才可用方出入彥博門下受其知遇
照管之乃大臣所宜則於彥博何傷兼彥博自不以察意而
議者私憂過計恐彥博有所不樂致陛下為罷彥博彥民
之罷亦小事無足道也而言事者若欲論之一再言足矣何
至議論鋒起相繼並作紊瀆天聽至煩宜召由諭尚且不
已誠有罪也夫彥民輕言以及元臣一失也議者欲慰說大
臣而罷御史又一失也言者之救彥民以全言路而不能體
聖明優禮故老之意又一失也今朝廷又從而移罷臺諫則
恐不止於三失而朝廷之失最劇其大者也此臣所以夙夜
傍徨深為陛下惜之也古之賢君明主唯以開廣耳目優
養直臣為其盛之德故曰主聖則臣直唯堯舜及三代之盛
王乃有其事而陛下今優游行之自前歲以來聞善若飢
渴從諫若轉圜臺諫言苟可采無不行者雖有尖當一切包
納故臣子無戮辱之懼罔避權要舒心展誠知無不言所以
養就今日忠直之氣然上下姦邪摩牙切齒嫉惡臺諫亦已
久矣夫臺諫以區區小官上則觸龍鱗而犯忌諱下則結仇
怨而取禍患不知其何所利也蓋恃陛下之主張謹其官
守以盡事君之義爾一旦以小故摧沮罷去之適足以快憎
怨之氣開私枉之門非朝廷福也若言者有所私徇涉於傾
陷近於朋黨則不可不深責而痛治之乃若出於公議則雖
有強直乖忤之言古之聖人一皆容之考於傳記不可勝數
今天以一言旁及大臣而罷之則後來者不肯言大臣矣以

一言彈論事而罷之則後來以不肯言近侍矣以多言而去之則後來者循默不言矣以剛勁而黜之則後來者柔和取容矣人情不遠相與爲戒必然之理也深惟 陛下恭默未言 太皇太后陛下簾闥行政之日正宜大開聰明以廣萬事之聽而乃杜絕言路是自蔽其耳目也言路一塞何事不生天下之朋黨大吏之私邪百官之罪惡遠方之利害陛下何由一二知也今成命已行臣不敢盡乞改正所以區區言之者非獨爲數人蓋所惜者朝廷事體爾內梁燾孫升外議皆以爲責之太重臣欲望 聖慈詳酌寬此二人之責還其職任以救言路以扶持忠臣之氣且天下之廣莫知其詳但見臺諫官連羣罷去凡與前日之事不同必疑謂朝廷厭倦言者則姦諛者張目攘臂而動矣後來所用未必皆得如此數人邪正既不可知言路風采一變豈不有損盛德之治臣天生愚直孤立於朝受 陛下異恩至深至厚夙夜思報唯有竭誠以主公道不敢雷同倡和苟有所見可以禪補若不盡言於 陛下則將何告訴也因此得罪亦不敢辭伏望赦其狂愚特賜詳察開允

貼黃昨召臺諫官至都堂宣諭聖旨既畢公著與臣等因而再三開說內燾與升指陳事理其語氣最爲勁直今乃得罪最重外議所以尤疑也

貼黃臣非謂自言路進遂欲主張言路者蓋以此事繫朝廷不敢過避形迹故盡其底裏以告于 陛下若幸

聽臣之言留熹升二人足以救萬一之失今雖已有成命命猶未下比至進告尚須一兩日伏望 聖慈再三回慮深思此事早賜裁處不誤 陛下舉動

元祐二年五月上時

為尚書左丞

上 哲宗乞召用傅堯俞等以銷姦黨 劉摯

臣備位左右憂深責重雖夙夜盡瘁恐終無所補報切謂國家先務莫如得人近臣事君唯有進退 善臣伏見知陳州傅堯俞前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知 魏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早蒙 陛下識擢分任言責不幸志業未伸謗嫉橫作罷職補外各已數月按堯俞等皆忠直之臣守止不撓在職未久知無不言此固 陛下素所獎愛必未棄捐然臣私

西之六十一

五十四

十六

李定

憂過計恐有補外漸久朝廷漸亦忘之不避僭越輒效一言夫人才不同所用亦異或長於政事或善於文學或言語侍從或行義師表今多士盈庭於此數色固無之事至於公忠朴直不避仇怨不附朋黨 即自守可當大事肯為國家效死守法之人則非獨今日難求也從前廿以來不易得也譬如人之一身耳目手足肌膚爪髮關一誠不可然而強四支者必以骨為主故自古人君崇獎忠直謂之骨鯁之臣傳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言猛獸在山則山中之物不敢犯者如直臣立朝則姦佞有所畏憚也今堯俞等皆有骨鯁大節公論所重邪黨所畏况當今 陛下明辨忠邪汲汲進賢之日而反使數人流落外郡為 姦邪所快臣實痛惜兼觀近

日言路稍異於昔雖章奏交上議論不少然而所推薦者非
豪強則親舊所排擊者非孤寒則然原朋比之心公無忌憚
陛下試取近來言事章疏密察其意其間心出於至誠言出
於忠信憂國如飢渴謀議知大體有如堯俞者乎孤立不懼
彈劾權強赤心事上略無私意有如巖叟者乎守正堅確不
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指惡有如舜民壽及易者乎以此驗
之真襍立見今聖明在上方修善政而羣小不快爭進於下
布列朋黨造作謗議欲以傾陷善良動搖政令紛紛籍籍甚
可懼也然上下相罔誰為 陛下辨之者當此之時唯且收
聚人才使在朝廷若正直之路廣則邪枉之志銷而治道成
矣臣踈賤拙直天下無毫髮親黨之助獨蒙 二聖選拔致
位於此恩至厚矣則報效之心豈宜自比眾人故當知無不
為寧敢避罪臣願 聖慈深賜省察特發 睿斷召此數人
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朋黨幸甚

四十五

五十四卷

十七

葛文

貼黃呂公著等亦曾同議此數人皆與臣意無異但以
未測 聖意所以未便奏陳臣故密獻此言若候因臣
僚進擬而後召之即不若特降中旨付之三省庶使恩
命出於 陛下 元祐元年十一月上

上 哲宗論屢罷言事官

劉安世

臣近被 聖恩擢實諫列內惟謂薄媿無以稱尋具辭免不
蒙俞允切伏懇念 陛下所以不次用臣者豈徒備三省之
員為朝廷美觀而已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

必責其效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之本
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意盡愚臣平昔之
所學惟陛下毋憚煩而試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
衆金曰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
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
諫爲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
脩舉法度粲然道迹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陛下
至誠虛己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
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

民不知其詳往往切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
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切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
諫爲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
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
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
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
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
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而不敢
受若果出於陛下之意耶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
大臣之計耶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
以快其私意而已臣切謂姦人用事之始任臺諫足以折其

謀於禍胎既成雖聖
臣之所為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
氣非所謂謹終如始也
諫垣乃敢要君以固
擊君子小人消長之
夫世俗之人指以為
暇詳覽言獎進端
所愛者必知其善所
售其私則忠言嘉
惟陛下察其愛
元祐二年二月

上時為
右正言

十一

右

國朝諸臣奏議

第五十四



百官

臺諫五

上 哲宗之實王觀之罪

范純仁

臣昨與呂公著等并今日與文彥博等兩次簾前奏陳之寬
王觀之罪蓋欲假借臺諫使人敢言其間雖有不當亦須稍
垂寬宥所以彰朝廷容諫之美况陛下臨御以來未嘗嚴責
諫臣一旦行之恐傷仁化又慮來者或多若一一竄逐寔失
朝廷清靜之體其心止於如此更無他意側聞 聖訓以謂
朋黨甚多宜早施行於卿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
黨只是善惡邪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

四十一

四十一

聖志

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者皆指以為朋黨欲得人主深防
嚴戒盡行賤逐自然君子道消小人可以得志所以百弊不
避違忤縷縷開陳聲竭愚誠莫回天意臣若面從順旨則苟
容之臣何足以副陛下東求何面目處羣臣之右又况彥
博公著等皆皇朝舊人陛下留在左右已三三五年輔翊
皇猷未嘗有闕今日豈肯雷同上庇護黨人蓋其惡君之
心與臣無異唯在陛下深加採納所有先降聖諭王觀文
字臣未敢言也 聖心熟慮

貼黃臣自先朝言事不為擯斥與外幾二十年

陛下一新庶政從諫任賢夷夏歡呼古今無以比之
聖心所采非愚臣獨敢妄言而一旦慈恩於

驟致於丞弼之位故臣夙宵盡忠恐負聖知豈有
朋黨言損身名玷辱家聲取笑千古蓋是愛借聖
報大恩螻蟻之誠惓惓不已今若陛下決以臣
取即之謫臣補外則指為朋黨者自明臣雖一身
若遂決朝廷大疑則是猶有少補不幸東拔則臣死之
日猶生之年矣

貼黃臣面謝曰已曾奏聞昔先臣與韓琦富弼蒙
皇同時用為執政三人各舉所知引用忠良有匪人之
不得進者遂撰造謗語指為朋黨先臣與韓琦富弼皆
得補外所用之人類遭貶逐當時造謗之人皆欣快相
賀曰且得一網打盡此事未遠衆人猶知亦可以為

三九八
少冊七

十五

朝廷懲戒

元祐三年五月胡宗愈除尚書右丞右諫議大夫王觀疏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

多出私意不可以執政內批王觀論列不當落諫議大夫與文彥博劉摯呂大防范純仁等論於燕前純仁退而上此疏時為同知樞密院

上 哲宗繳王觀外任詞頭

曾肇

臣今月十八日吏房送到詞頭五月十五日奉內降口揮王
觀言事不當與一外任合入差遣不得帶職十八日三省同
奉 聖旨差知潤州者臣承乏近侍職在訓辭理有未安合
具敷奏臣伏見 陛下臨政以來開廣聰明大開言路雖佛
意逆耳詆訐狂妄常人之情所不能容者莫不虛心克己溫
辭降色以受之天下之人歌詠頌歎以謂古之聖帝而三不
過如此一二年來不唯朝廷政事人情以至四方萬里

隱伏之利病莫不畢聞於上者言路無礙也。是也。臣人人勇於自効至不以出位為嫌而不能盡言者起天下敢言之氣始自今日故如覲也。身在言路者不得不為陛下盡言而無隱也。陛下未以其言不當寬大含容未宜遽棄何則以言賞人猶有觀望畏縮而不敢進者以言罪人人將鉗口結舌望然去矣其肯以身陷禍而覲萬一之聽察哉故覲之一身出入內外不足以為重輕而陛下言路之通塞人情之伸屈在此一舉此臣不得不為陛下慮也。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不可闕一今覲一言論及執政即去之是何異愛腹心而塗耳目豈不殆哉且執政大臣朝夕在人主左右據利勢

國柄人情之所難言者也導之使言猶或不聞其過今一言及之遂至逐去臣恐在廷之臣以覲為戒依違顧望莫肯正論執政大臣雖有罪惡陛下亦將不得聞矣此可為寒心者也。陛下臨政以來何獨至於覲一言之入遽不能容示天下以不廣也。覲以小官不三三年拔擢至此今以言獲罪猶補使郡於覲何損臣所惜者於聖政不為無累爾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付託之重愛惜朝廷臺諫之體不以容納狂直為難而以壅塞言路為懼以覲所論質之公議苟其言可取固當行之如無足採亦願陛下容之度外使天下之人知朝廷不罪人言終始如一而執政大臣有所畏忌增益陛下虛心納諫之明是一舉而數美從之也其可勿慮哉謹備

位侍從首尾三年常恨不能補報萬一今輒緣職事冒進鼓督惟陛下留神省察幸甚所有制辭未敢修撰

貼黃臣伏見豐稷昨任諫官所論者陛下骨肉間事猶且含容矜貸更獲美遷聞者皆服陛下仁慈寬厚有天地之量豈獨於覲而不能容伏望聖慈更加省

察

元祐三年五月上
時為中書舍人

上 哲宗乞終始從諫

梁燾

臣愚不肖蒙恩還以言職夙夜思所以副聖知者不敢以為榮而獨以為懼臣前日建言正綱紀明法度以尊君卑臣強公家弱私室正以皇帝陛下富於春秋未專宸斷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主制政簾帷權臣易為強悍姦人易為

四之八
小十三

奏議五十五卷

四

刺在

蒙蔽外之人情有可畏可恤者必欲陛下徧察外之事勢有可憂可疑者必欲陛下周知欲臣節忠一而人無欺罔欲君勢隆重而下皆敬畏此臣自誓報陛下之心雖萬死不可變也竊謂陛下復置臣於言路者必以臣前日之言為是必以臣前日之心為忠臣前日之言為是則今日之不言為非矣臣前日之敢言為忠則今日之不敢言為負矣陛下既能知臣之忠必能用臣之言則臣報陛下之心豈可怠於前日哉臣聞人主不以受諫為難而以臣下敢言之為難人臣不以敢言為難而以君上從諫之為難唐虞曰小臣晝思夜度將有上諫欲諫十事至時已除五曰對又劑其半其得上達者十無一二信乎敢言之難也此

又曰聖主知直言有益於已正諫有裨於時溫顏容納獎勵
勸導忠臣抱義不顧其身懷忠不避禍患苟有致君濟時之
益不識觸忌冒諱之誅何哉顧食君之祿其事不得不然也
信乎聽諫之難也如此夫人主以臣下敢言之為難是也然
而有忠臣則不難矣人臣以主上從諫之為難亦是也然而
遇明君則不難矣臣幸親逢兩宮之明切不以敢言為難
在陛下信而聽之也辨姦人之妄而塞其讒誣折權臣之
強而抑其排斥使多士以臣為法而進其忠勿使多士以臣
為戒而挫其直當今之事所可言者尚不為少臣方且次第
上之願陛下清心諦察而必行之至有切於聖德急於民
隱者不敢猶豫以留清衷後時之憂也致陛下有開納諫

大略十四

奏以五十五卷

五

市

諫之美名有收攬權綱之明威朝廷尊嚴而清靜宗社長久
而安寧此臣愛君謀國自誓之本志也唯陛下裁擇臣不
勝惓惓盡節之至

元祐四年二月上
時為左諫議大夫

上哲宗論楊畏除監察御史

劉安世等

臣等近嘗論奏楊畏差除不當未蒙施行臣等伏觀祖宗
故事天禧二年二月詔諫議大夫樂黃目知制誥陳知微於
常參官舉公清強敏材堪御史者各一人臣等切惟聖訓
皆有微旨何則御史之任所以糾察百寮苟非剛正無私不
可濫居此職故先漢侍御史之引類是以受言者知明主
矐倚之厚遊簡忠良被舉者體朝廷責成之嚴躬尚名節得
人之盛無愧前古厥後方今兩制資次與官當時議者已謂

無善惡皆得薦士故多非其人然未嘗專出於執政也今兩制等初以名聞則猥曰已係監司省郎更令別舉後來所薦既已應格則又棄而不用乃以私意外召揚畏且畏見其與軍路提刑獨非監司乎前日以此拒人而今日躬自蹈之威福自任反覆如此舉官之詔遂成空文 祖宗之法日益廢壞臣等切為 陛下惜之况 二聖臨御仰成輔弼若言路漸布私黨則政事闕失何由盡達天聰為大臣之計則安為 陛下之慮則踈矣伏望聖慈鑒前代姦邪蒙蔽之患循聖人開廣聰明之理罷畏新命以示至公

元祐五年三月上時為左諫議大夫

上 哲宗論臺諫言事乞明辨是非 蘇轍

臣聞孟子有言有官守者不得其官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四八

素故五十五

六

六

言則去故 祖宗朝凡任臺諫言而見聽則居職言而不用則黜罷理之必至前後悉然唯有去年臺諫論回河不當言既不從而言者皆獲美遷今年復論鄧温伯不可任翰林承旨言既不効而言者亦蒙進職雖人臣迫於朝旨勉就位而中外觀望不知曲直所在為損不細誠使朝廷偶有過舉聞善而改適足以增開納之光其或言者論事不當據法罷免亦足以示進退之公今者不辨是非一加進擢朝廷則負諱過便私之毀臣下則被苟簡懷祿之非風俗漸成士節陵替載之史冊不為美事臣今待罪執法才力疲軟何能發明然在職思憂不敢不勉若所言中理望 陛下力賜主張行下無吝一有不當亦乞明加流竄以懲妄言唯乞勿為隱忍包

令之計使臣主俱受其謗不勝幸甚

元祐五年五月上
時為御史中丞

上 哲宗論執政自擇臺諫

蘇轍

臣聞書稱堯舜之德曰明四目達四聰蓋人君居高遠深其
勢易與臣下隔絕若不務廣耳目則不聞外事無以預知禍
福之原臣不敢復論前代請陳 本朝故事每當視朝上有
丞弼朝夕奏事下有臺諫更迭進見內有兩省待從諸司官
長以事奏會外有監司郡邑走馬承受辭見入奏凡所以為
上耳目者其衆如此然至於事有壅蔽猶或不免今自 太
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垂簾以來每事謹重君臣得對於前
者唯有執政及臺諫官而已然天下之是非可否既失於執
政 陛下欲於執政之外特有所聞者又獨有臺諫數人而

臺諫

臺諫五十五

七

郭惟

已臣觀今日臺官三員諫官二員其間非執政私人特出

聖意所用者又不過一二入孔子有言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 陛下試取此五人言行之實而聽聽之則其邪
正向背然可見也漢成之世王鳳用事羣臣莫敢言唯劉
向王章力言其惡無顧避皆為鳳所不喜言卒不用或繼以
死而鳳推薦其門人如杜欽谷永之流使上封論事欽等所
言皆掩蔽鳳短專攻帝失由此直言不聞遂以不競今 陛
下深處帷幄耳目至少唯七員臺諫數人若又聽執政得自選
擇不公選正人而用之臣恐天下安危大計無由得達於前
而朝廷之勢殆矣惟 陛下留神省察無忽臣言則社稷之

元祐五年九月上

上 哲宗乞明降召用裴綸為御史四依

孫升

臣切聞新除監察御史裴綸辭免除命甚堅議者皆言綸之擢用外廷不知所以被召因依夫未經試用之臣躐跡遠一旦為人主所知任之為耳目非緣近臣論薦則必有章奏感悟人主如唐之馬周也且觀遠臣以其所主進不以禮主或非人雖孔子猶見疑於衆人必待孟子以為之辨况裴綸言行未足以信於天下而召用未明宜乎綸辭避而不敢當其命也御史居耳目紀綱之地以正色敢言不避權強為職其進也豈可不自重哉以望 聖慈詳察明降召用裴綸因依付外不獨使綸有以自明立朝無愧亦所以示天下後世

大正

奏

八

為世

用人之心公也

元祐五年九月
上時為侍御史

上 哲宗乞六察官兼三事

龔夬

臣聞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然則先王建官因革不常其來尚矣臣伏見言事御史自皇祐以來其數不常昨置六察官方推行之初事務繁劇故令率領察事今來按察之法久已就緒在官司無敢如日前遲者則治察御史其職太簡臣備員臺屬適值兩院開官兼領六察未見廢闕然則人治兩案俾兼言職自不相廢况元豐三年八年并紹聖今察官各兼言事伏望 聖慈特賜詳酌令監察御史兼掌論議庶幾益帝言路以稱朝廷明目達聰之意

元祐五年九月

上 徽宗乞留龔夬

陳 瓚

臣聞先甲三日易後甲三日難諫而不早足以取名而於事無益忠臣之義但求有益而不顧取名臣今日先事之言為欲有益於朝廷也臣伏聞殿中侍御史龔夬言翰林學士承旨蔡京告訐周種等語言事之罷黜京而朝廷謂京無過不以夫之所言為信夫既不得其言難以復在言職雖朝廷未加斥逐理當求去夫尚未去而臣已言及此其所以為先事之言也蓋言事之官乃朝廷耳目之所寄也耳目不通則有蒙蔽之患故自祖宗以來獎勵言官屈意聽納養其勁氣不使小挫非重其人所以重朝廷之耳目也自紹聖以來七年之間五逐言者初逐常安民次逐孫諤次逐董敦逸次逐陳次升次逐鄒浩此五人者皆與蔡京所見不同雖其間或以他罪被逐而京之所惡則無不去者今夫之言京又將罷去則是兩朝言官前後六人無不為京而去也陛下以聖德嗣位上法祖宗內稟慈訓數月之間德澤廣被內外安靜人情懽悅此千載之一時也今若緣此一事又去言官臣恐後之言者人人不已可惜安靜之勢忽成紛紛其於初服豈能無累若待臨事而諫孰若先言之有益也臣願陛下察夫所言忠於為國特留眷聽由賜允從庶使敢言之士意向朝廷蒙蔽之風自此衰息伏望陛下上直下慈聞議其可否小臣狂妄冒犯天威陛下矜赦幸甚

貶黃臣近曾面奏為蔡下是臣之事上而臣言其罪雖

於公議無愧而私議未安臣之自劾求去固有日矣
所言者非自為也非為夫也為朝廷耳目之官耳伏望
聖慈特賜矜察元祐二年五月
上時為左正言

上 徽宗論張庭堅送吏部

任 伯雨

臣今月初五日有奏狀言張庭堅送吏部事切以紹聖時章
子厚蔡卞宗事諫官御史盡出子厚卞引用不唯無所建明
率皆附會子厚卞欺誣朝廷自 陛下即位揔攬權綱自擇
臺諫然臣謂臺諫官始用之誠重其選終罷之必正其名臣
欲乞今後臺諫以言事罷去者皆坐其所言以正其罪蓋妄
冒不才者其罪小欺誣朋附者其罪大庭堅近以言事不當
除京東運判既而改汝州今又送吏部中外疑惑不知所以

三十一

卷之五十五

十

冊

臣伏願 陛下斷自聖意降出庭堅章疏考其所言若欺罔
朋附則送吏部為尚輕若止妄冒則送吏部為太重正名定
罪庶足勸戒無使言路自今以往以庭堅為戒

貼黃張庭堅送吏部若 陛下見其欺誣朋附出自一
聖意則庭堅不敢逃其罪若非出自聖意止是三省伺

陛下之意遂再三取旨重行用以恐脅臺諫則此事不

可不察言官畏三省非國之福也元符三年十二月
上時為左正言吏部事

以庭堅通判陳州庭堅謝表云疏不外用宣命從中
出又云罪重自來屬臣心之

上 徽宗論除授臺諫三省不得進擬

陳 次升

臣竊以 祖宗以來臺諫皆自詔近臣薦二員為對便殿

取選任一出上意執政大臣不得干預蓋臺諫官所以司察
大臣過失若出大臣則朋附之人至忠謹之路塞明主雖欲
明目達聰虛心聽納嘉謀嘉猷何緣而至哉近者監察御史
闕二員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六人今聞所召者一人
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耶復出宰執之意耶若出陛下
下之意則可然未應 祖宗故事若出宰執進擬則權歸大
臣朝廷闕失誰復擬議此源既開臣恐異日臺諫皆出大臣
之門而陛下孤立矣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傳曰慶賞
刑威曰君願 陛下念茲今後近臣奉詔薦舉臺諫官並須
引對親閱人材去取獨出 聖斷庶不廢 祖宗故事臺諫
得人 建中靖國元年六月
上時為左諫議大夫

四十六

五十五卷

士

林

上 徽宗乞重惜臺諫之權

陳堯臣

臣聞天下所恃以安者朝廷之紀綱紀綱所恃以立者臺諫
之風采若臺諫有所拘忌受制於人而風采不存則朝廷莫
之糾彈容姦於國而紀綱以壞是故人君惜之事權不繫於
官長不拘於大臣養其志氣不挫於權豪不畏於強禦雖其
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許以風聞而貸其不實之愆納
以虛懷而開其敢言之路豈徒然哉凡欲以破姦雄之膽救
陵夷之患也唐文宗曰御史臺朝廷綱紀臺綱正則朝廷正
朝廷正則天下理楊瑒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
謀御史臺固可廢矣臣惟方今天下平治固無姦臣之足慮
然間有擅權挾寵之徒肆為敗俗亂常之惡孝不足以移忠

功不足以掩過內恃強援與知以眩常刑重憲恬然自得其
數誰何蔑視風憲之官不翅奴僕之役若非勉以私人終必
視為仇怨然慮其攻已則先設隄防以拒其來聞其有言則
廣行營救以反其罪不擠以今事則必中害以他非不謂在
昔與我為讎則曰於今與誰為黨或以離間其君心為辭或
以疎隔其恩威為語指切直者為沽名謂納忠者為誣上巧
言令色千計百端是致發意欲彈者改遷抗章繞及者貶竄
前者沉滯流落而不聊其生後者惴恐憂思而深以為戒忠
義風采消委殆盡臺臣雖備位名存實亡臣愚以謂恐非朝
廷之福乃者官吏張冗財賄費浮濫紹述失其本意紀綱浸以
墮弛而霜臺坐視不發天下恨之逮至 陛下獨奮離明斷

以乾健戒罷裁抑一遵熙豐之舊繼又廢黜拱默選任臺臣
中外方且鼓舞然未聞有所建明或即旋行遷易天下疑之
云彈劾之職紀綱所繫當急先其大者譬如捕盜先其渠魁
二草急在根本今使置其大者而言其小者是猶捨渠魁而
攻殘羸留根本而摘枝葉適以激其怒而滋其萌是豈除惡
務本之意乎臣恐天下紛紛籍籍者特未定也故臺臣屢遭
恐嚇則姦回無所畏憚就有特然奮勵衆必為之寒心知其
必臨禍穢而謂不若且已雖因時薄有所彈終不敢直肆其
說至使臣自張膽之士化為結舌鉗口之流臣恐自是積習
成風人知畏避遂致姦臣欺蔽君上紀綱既紊何所不為且
姦人始兆在糾劾而非難其惡已成雖鈇鉞而何及故治國

家者平時宜有具言頂多之士則悠以庶無茲謀指鹿之臣
今陛下仁天廣覆知燭旁臨賞罰如寒暑號令如風雷所
以舉直錯枉防微杜漸者固不患不至所患者茲回植黨宰
不可破或左右无容或前後救援不能無謀聞聽必有涉已
行之命或方頒而旋改沮必罰之威或朝黜而暮陞蓋國害
民之事或過而復熾欺公罔上之人或沮而復起國是動搖
人心惶惑其根原有在於強援奧知之間而已夫擊搏之任
豈人樂為公議所在有不得已人孰不欲保其父母妻子孰
不願享其富貴且安樂何事而取怨於權臣犯顏於人主邪聽
言之道當以重觀苟惟在已無愆則於人言何恤安用預設
堤防苟唯事主國體則亦何黨何讎奚事廣行營救臣願

奏疏五十一

十一

非

陛下深惟此理上體祖宗之成憲下為萬世之來規重惜
憲言之權優養直士之氣使茲回必劾而無遺罪矣必罷而
無赦止其防備之私絕其救援之弊明出詔令應今後凡臺
臣有所論列職非三省而輒出位謀政與夫干請私謁拉姦
護諛巧為粉飾者賞之重辟庶使姦無所緣綱紀一正天下
幸甚

宣和二年十一月上時為御史詔所陳其當出榜朝堂及吏部

上 欽宗之監察御史言專

胡 彥陟

臣竊以御史耳目之官以言為職故監察御史自唐以至
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正與殿中侍御史同元豐紹聖者在
甲今至崇寧間大臣營私欲其便已遂變 祖宗成憲使人
君無兼聽之明而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名存實亡害甚

尤甚人多事之弊以開言路為急伏望睿旨下本臺臺本增入

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靖康元年二月一府為監察御史詔依祖宗法

上 欽宗論臺諫之不施行日下出門指揮

李光

臣伏觀前諫議大夫唐重等五人與郡日下出門流傳四方

士論驚駭 陛下新即大位開懷聽納之初宜優容直言禮

遇臣下今重等備員臺諫不知所論何事既今日下出明諫

者遂致紛然造飾語言稱師驥論十事孫覲李擢等以擊宰

執緣此被逐蓋朝廷未嘗降出得罪之因宜其紛然有以議

陛下也重等既各與便郡如同棣和皆天下膏腴處正使自

釋不過此耳何至迫逐使之倉皇若此哉臣伏見 祖宗朝

四十三 泰和五年五月 斥逐言官雖遠在嶺外未有日下出門者熙寧中三安石為

宰相急於行法惡人之議已始有此行遣後來蔡京王黼用

事欲行已私循用此例緣此言路塞絕豈可施於今日艱難

之時哉伏望特降睿旨將日下出門指揮更不施行庶令般

挈家屬收拾行李以示 陛下優納之意靖康元年三月

上 欽宗乞內中置籍錄臺諫章疏上時為左司諫 程瑀

臣聞君猶心也宰執猶之股肱臺諫猶之耳目耳目司聽目司

視視聽不廢運用股肱無為於中而治者此心所以為真君

也人君亦何為哉相與論治道者臺諫也相與行治道者宰

執也天下之事不過利與害臺諫曰是害執曰非人言不為

果非也過在臺諫不在宰執若以是為非則宰執何以避罪

果非也過在臺諫不在宰執若以是為非則宰執何以避罪

我平執曰利害法曰害人君察焉果害也過在宰執不在臺
諫若以利爲害則臺諫何所逃罪哉萬機至繁吾之所以用
聰明者特在於審是非辨利與害此以一應萬之要也苟
不能致知乎此使是非利害灼然曾次則真贗不分朱紫混
淆勞精疲神於末流天下之治不可異矣蓋人非堯舜不能
舉事皆善罔計其善而悅人讚已足謂求諂諛而成暗昧昔
諸葛亮當主幼國新之際獨總朝政顧何所賴於羣下一旦
發教乃諄諄力求轉相違覆以補曠敗太宗正觀之治庶幾
成康一時輔拂亦少貶矣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
賞罰故願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
人違之使宰執能以此待臺諫人君能以此待宰執天下之

治不難圖矣朝廷之上事無過舉則臺諫何所復言及其有
言必與朝廷違異乃所以相成也唯朝廷不以異已爲嫌而
事求其當則天下幸甚 本朝之盛無踰 仁宗稽考治迹
蓋周成王漢文帝不足進焉宰臣則前有王曾李迪後有韓
琦富弼執政則有歐陽脩范仲淹之徒由今視之其人何如
哉然當時諸臣深達治體朝廷之上既已務和而不務同至
於臺諫有所論列不以人微而妨之不以意異而誣之唯是
之從而不嫌議不出已亦不難於改過從善當時議宰執以
爲奉行臺諫文書是不知此乃諸臣深達治道用心過人者
消王安石用事已來專以摧折臺諫爲事然當時人材承累
朝養育而砥礪名節之風不衰論議風生以斥逐爲榮去爲

安石下也至蔡京用事師法安石而殘狠過之議已者置之
死地臺臣引用私黨藉爲鷹犬搏噬正士剝置官司凡廢堯舜
食而諫省列位寢削弗補惡政弊事流毒四方 陛下既親
見之臨御以來疏遠讜直之士布在臺諫虛已聽納下詔敦
諭是誠有意 祖宗之治矣然以臣觀 陛下蓋喜受人言
而未可謂之善用言蓋喜納人諫而未可謂之能從諫何者
用言從諫必深思而熟計之當理則行不俟旋踵若受而不
能用與不受向實無益也三代以降能用言從諫者無如漢
高祖唐太宗蓋高祖智畧初無踰人奮布衣取天下未嘗畫
一謀出一計唯其善用羣策非獨張良陳平之腹心外如酈
食其婁敬之徒一言合理信用不疑此所以成帝業太宗脅

善

奏議年一集

十六

五

父殺兄以就大事其天資何如哉唯其樂聞已過有諫必聽
始也孫伏伽之徒賞之使言父之得魏證往往諭意於言辭
顏色之表不待力爭論辯此所以躬平禍亂而坐致太平人
主誠欲聽言納諫以二君爲法可矣 陛下天性元良憂勤
庶事聽言納諫且無艱者顧尚有愧於二君臣知其由矣
陛下以沉晦爲事而有累於明以柔遜爲事而有累於斷明
與斷兩未見焉而大臣承蔡京餘風不能以韓琦富弼諸人
之心爲心故臺諫章疏或沮格而不行或稽留而不下未閱
數月已有擠陷之事如余應求陳公輔者蹤跡孤外志操凜
然金冠在郊京師震恐之時抗章乞對慷慨論事蒙 陛下
延請納過之後擢爲臺諫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而應

亦等亦感激奮勵知無不言正道少伸邪人側目一旦論事
稍涉嫌疑陛下未能洞察執政因而擠之是何異於秦京所
為哉覆轍在前不憚師之亦可矣夫任耳目以廣視聽將
以運用股肱今也壅蔽耳目有傷害之者矣陛下將誰與
為治乎臣聞其宗時常詔諭諫官御史各令舉職仍令中
書籍記其言事行與不行歲終具奏著罪特稽所言當否用
以知其人亦以防壅蔽之患伏望陛下特賜舉行仍內中
創置臺諫章疏文籍隨所上錄之聽政之暇雍容觀鑒不唯
裨補治道因考其事有合行而稽留未進呈者時與督責對
政庶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至偏廢而治道可望在明斷而行
之臣備員諫省賜對之初已懇懇為陛下言之伏望曲留

聖心天下幸甚

靖康元年六月
上時為右正言

國朝諸臣奏議卷第五十五

